

东野圭吾社会派推理之作《天使之耳》首次引进出版

谁都有可能遇到的陷阱

东野圭吾斩获江户川乱步奖后,离开校园推理的舒适区,转向广阔复杂的都市社会派推理,进行了多样化的不懈的尝试,《天使之耳》是他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的突围之作。小说以作者独有的“记忆合金”般的讲述记忆,加上诡谲莫测的缜密推理,呈现了日本大萧条时期的东京夜空下善与恶之间无数种可能的距离。

九久读书人总经理黄育海介绍说,本作可以说是东野圭吾从校园推理小说家成功转身为社会派推理作家的基石之作,小说中的问题意识和黑色幽默为作者赢得了来自同行的赞赏,入围“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小说的简体中文版权首次引进,近日将由九久读书人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聚焦日常意外：“谁都有可能遇到的陷阱”

《天使之耳》多角度、多层次地呈现了肇事者、受害人和警察三方的斗智斗勇。原本是受害人的一方遭遇惨剧,本该令人同情;却不知从何时变成了加害人,令人毛骨悚然;原本是肇事者的一方无视他人的安危,本该令人憎恶,却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被陷害的一方,令人感叹恶人自有恶人磨;警察试图抽丝剥茧,明断是非,但由于智商有限,视野受阻,经常被误导,加上案件众多,来不及细致处理,甚至麻木办案,招致各方怨念。

东野圭吾在书中隐藏了6种基本款“陷阱”,核心都是“不起眼的交通事故”:车祸中幸存的妹妹以灵敏耳力令调查反转、谨守交通规则货车司机突然翻车、新手遭遇恶作剧追尾、随意占道停车的年轻人踏上死亡之路、从车窗抛出的空罐成了谋杀案的“物证”、无证驾驶的奥运选手令整个团队都被卷入“丑闻”……有日本网友称,读完此书确实有一种痛感,“都是如果人自身不改变就没法去防范的问题。”

打破规则套路:审视恶的空间与变数

日本知名推理小说家、江户川乱步奖得主山崎洋子这样评价本书:“有时候,事故不仅会伤害人的肉体,还会伤害人的心,那种伤心会转变为强烈的憎恨,最终导致不可收拾的结局。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部小说集就是:开始的时候看似平淡,结局的时候不寒而栗。所有故事的展开都充满了心惊肉跳、无奈与感慨。我真的很嫉妒东野先生的才能,有本事将一件件日常的事情描写到如此精彩的程度。”

东野则借书中角色之口说:“规则是一把双刃剑。原本应该保护自己的东西,但某天突然就会弹回来攻击自己。”他也曾经这样写道:“存活下来的人

几乎都可以说是被好运拯救的……始终不曾造成车祸伤亡的司机,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是因为一直被幸运之神眷顾着。”

当人类驾驶机器成为现代日常,当规则越来越多、越来越细,那么被人性之恶操纵的空间和变数反而可能会越来越多。作者在书中对警察、施害者与受害人,乃至对规则本身都采取质疑的立场,冷静到了冷酷的地步,不惮将人性的弱点及隐藏在这些弱点中的恶意作无情地揭示,在平淡的日常中撕开了一道道新鲜的伤口。难怪有读者评论:“虽说是短篇,但各种机关设计和惊天逆转都很有新鲜感,也许甚至比长篇更为凝重。” (新华网)

著名作家张欣《千万与春住》聚焦都市女性欲望、生活、人际关系等命题

女性的命门 就一个“情”字

日前,当代著名作家张欣的全新长篇小说《千万与春住》重磅来袭,写尽繁华都市中的风光与失落,真爱与彷徨。

张欣被称为当今最早找到文学上的都市感觉的女性作家,这部作品是张欣最重要的转型之作。一经出版即引发文坛各路评论家的关注。著名出版人党华说:“张欣的《千万与春住》会改变你对血缘关系、宿命、和解、底线等的认知。当暗黑不可避免,让我们有能力成为自己的光源,也把哪怕微弱的光亮奉献给我们所爱的人共同行旅的这世界。”

“文坛常青树”张欣,从不一惊一乍,只是妥善而笃定地安排着动静、时序、律令,让日常充溢勇气和均衡的秩序。她的写作愈加成熟,也愈加葱茏。

写尽繁华都市中失落与爱

在这部新作中,张欣以婉转妖娆之笔书写南国广州两个家庭在命运纠缠中波澜起伏的往事与当下:相伴相携成长的一对姐妹,一位出身权贵之家,另一位家道中落,成长过程中她们各有难言的隐痛,唯有互相扶持取暖……

张欣塑造了两个全新女性文学形象:滕纳蜜与夏语冰。滕纳蜜调换了自己与朋友夏语冰的孩子,然而又将夏语冰的孩子丢失了,故事即是在多年后丢失的孩子被找到后真相不断剥落与各个人物的反应中推进,由此牵发了都市生活、欲望、人际关系的诸多命题。

《文学报》评价:张欣无疑是在不断尝试描绘中国时代变幻中的“文学都市”,她的每一次转折都会选取最合适的城市书写方式,她写作的纵线就是为中国时代都市所作的清晰的注脚。滕纳蜜,这个被张欣称为“有疤的树”一样的人物,人性复杂,站立在小说的最前端。这个人物也表明张欣在写作上的转变,“结束对纯粹人物的塑造”。

凡间烟火背后烟波浩荡

人生路途中,有些人是用来成长的,有些人是用来刻骨铭心的,有些人是用来怀念的,有些人是用来忘记的。对于光阴中的种种,要退却、忍让、自持。

《千万与春住》中,两个漂亮女性的人物特性,读来让人感慨万千。作者对出场的每个女子都赋予了浓厚的母性,尤以滕纳蜜“校花妈妈”为最典型。这个曾经的校花早早成为“犯人家属”兼未成年妈妈之后,她抓住一切机会想再度获取一个好男人的垂青,她想给孤儿寡母改变命运,然而她被人轻贱……

《千万与春住》的开头,即是一幅日常生活的场景,文中也常有吃穿用度、衣食住行多个细致画面的描摹。不得不承认,张欣切合了广东文化的世俗性。都市人的彷徨与孤独,并不一定需要所谓“宏大叙事”,琐碎的凡间烟火背后,是数不尽的江河日月、烟波浩荡。评论家雷达曾评价张欣是“当代都市小说之独流”,“善于充分揭示商业社会人际关系的奥妙,并把当今文学中的城市感觉和城市生活艺术提到一个新高度”。 (吴波)

